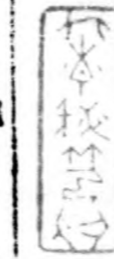




鹽鐵論卷第一



漢栢

寬



本議第一

力耕第二

通有第三

錯幣第四

禁耕第五

復古第六

本議第一



惟始元六年有詔書使丞相御史與所舉賢良文學
語問民間所疾苦文學對曰竊聞治人之道防淫佚
之原廣道德之端抑末利而開仁義毋示以利然後
教化可興而風俗可移也今郡國有鹽鐵酒榷均輸
與民爭利散敦厚之樸成貪鄙之化是以百姓就本

者寡。趨末者衆。夫文繁則質衰，末盛則本虧。末修則民淫，本修則民慤。民慤則財用足，民侈則飢寒生。願罷鹽鐵酒權均輸，所以進本退末，廣利農業，便也。大夫曰：匈奴背叛不臣，數爲寇暴於邊鄙，備之則勞中，國之士不備則侵盜不止。先帝哀邊人之久患，苦爲虜所係獲也，故修障塞，飭烽燧，屯戍以備之。邊用度不足，故興鹽鐵，設酒權，置均輸，蕃貨長財以佐助邊費。今議者欲罷之，內空府庫之藏，外乏執備之用，使備塞乘城之士飢寒於邊，將何以贍之？罷之不使也。又學曰：孔子曰：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

貧而患不安。故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畜仁義以風之，廣德行以懷之。是以近者親附而遠者悅服，故善克者不戰，善戰者不師，善師者不陣，修之於廟堂而折衝還師。王者行仁政，無敵於天下，惡用費哉！大夫曰：匈奴桀黠，擅恣入塞，犯厲中國，殺伐郡縣，朔方都尉甚悖逆不軌，宜誅討之日久矣。陛下垂大惠，哀元元之未贍，不忍暴士大夫於原野，縱然被堅執銳，有北面復匈奴之志。又欲罷鹽鐵均輸，憂邊用損武畧，無憂邊之心。於其義未便也。文學曰：古者貴以德而賤用兵。孔子曰：遠人不服，則

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今廢道德而任兵革。興師而伐之。屯戍而備之。暴兵露師以支久長。轉輸糧食無已。使邊境之士飢寒於外。百姓勞苦於內。立鹽鐵。始張利官以給之。非長策也。故以罷之爲便也。大夫曰。古之立國家者。開本末之途。通有無之用。市朝以一其求。致士民聚萬貨。農商工師各得所欲。交易而退。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故工不出則農用車。商不出則寶貨絕。農用乏則穀不殖。寶貨絕則財用匱。故鹽鐵均輸所以通委財而調緩急。罷之不便也。文學曰。夫導民以德則民歸厚。示民以利則民俗薄。

俗薄則背義而趨利。趨利則百姓交於道而接於市。老子曰。貧國若有餘。非多財也。嗜慾衆而民躁也。是以王者崇本退末。以禮義防民欲。實菽粟。貨財市。商不通無用之物。工不作無用之器。故商所以通鬱滯。工所以備器械。非治國之本務也。大夫曰。管子云。國有沃野之饒而民不足於食者。器械不備也。有山海之貨而民不足於財者。商工不備也。隴蜀之丹漆旄羽。荆揚之皮革骨象。江南之柎梓竹箭。燕齊之魚鹽。旃裘。兗豫之漆絲絺紵。養生送終之具也。待商而通。待工而成。故聖人作爲舟楫之用。以通川谷。服牛駕

馬以達陵陸致遠窮深所以交廢物而便百姓是以先帝建鐵官以贍農用開均輸以足民財鹽鐵均輸萬民所戴仰而取給者罷之不便也文學曰國有沃野之饒而民不足於食者工商盛而本業荒也有山海之貨而民不足於財者不務民用而淫巧衆也故川源不能實漏卮山海不能贍溪壑是以盤庚萃居舜藏黃金高帝禁商賈不得仕宦所以遏貪鄙之俗而醇至誠之風也排困市井防塞利門而民猶爲非也况上之爲利乎傳曰諸侯好利則大夫鄙大夫鄙則士貪士貪則庶人盜是開利孔爲民罪梯也大夫

曰往者郡國諸侯各以其物貢輸往來煩雜物多苦惡或不償其費故郡置輸官以相給運而便遠方之貢故曰均輸開委府于京以籠貨物賤即買貴則賣是以縣官不失實商賈無所貿利故曰平準平準則民不失職均輸則民齊勞逸故平準均輸所以平萬物而便百姓非開利孔爲民罪梯者也文學曰古者之賦稅於民也因其所工不求所拙農人納其獲女工効其功今釋其所有責其所無百姓賤賣貨物以便上求間者郡國或令民作布絮吏留難與之爲市吏之所入非獨齊陶之縑蜀漢之布也亦民間之所

爲耳。行姦賣乎。農民重苦。女工再稅。未見輸之均也。
縣官猥發。闔門擅市。則萬物並收。萬物並收。則物騰。
躍。騰躍。則商賈侷利。自市。則吏容姦豪。而富商積貨。
儲物以待其急。輕賈姦吏。收賤以取貴。未見準之平。
也。蓋古之均輸。所以齊勞逸。而便貢輸。非以爲利。而
賈萬物也。

力耕第二

大夫曰。王者塞天財。禁關市。執準守時。以輕重御民。
豐年歲登。則儲積以備乏絕。凶年惡歲。則行幣物。流
有餘而調不足也。昔禹水湯旱。百姓匱乏。或相假以

接衣食。禹以歷山之金。湯以巖山之銅。鑄幣以贈其
民。而天下稱仁。往者財用不足。戰士或不得祿。而山
東被災。齊趙大飢。賴均輸之畜。倉廩之積。戰士以奉。
飢民以賑。故均輸之物。府庫之財。非所以賈萬民。而
專奉兵師之用。亦所以賑困乏。而備水旱之災也。文
學曰。古者十一而稅。澤梁以時入。而無禁。黎民咸被
南畝。而不失其務。故三年耕而餘一年之蓄。九年耕
有三年之蓄。此禹湯所以備水旱而安百姓也。草萊
不闢。田疇不治。雖擅山海之財。通百味之利。猶不能
贍也。是以古者尚力務本。而種樹繁躬。耕趣時。而衣

食足雖累凶年而人不病也。故衣食者民之本。稼穡者民之務也。二者修則國富而民安也。詩云：百室盈止，婦子寧止也。大夫曰：賢聖治家非一室，富國非一道。昔管仲以權譎霸而范氏以強大亡，使治家養生必於農，則舜不甄陶而伊尹不為庖，故善為國者天下之下我高，天下之輕我重，以末易其本，以虛蕩其實。今山澤之財均輸之藏，所以御輕重而役諸侯也。汝漢之金纖微之貢，所以誘外國而釣胡羗之寶也。夫中國一端之縵，得匈奴累金之物，而損敵國之用，是以羸驢駝駟，銜尾入塞，騊駼馬，盡為我畜，麗也。

狐貉采旃文罽，充於內府，而璧玉珊瑚瑠璃，咸為國之寶。是則外國之物內流，而利不外泄也。異物內流，則國用饒利，不外泄，則民用給矣。詩曰：百室盈止，婦子寧止。文學曰：古者商通物而不豫，工致牢而不偽。故君子耕稼田魚，其實一也。商則長詐，工則飾罵。內懷闕闕而心不作，是以薄夫欺而敦夫薄。昔禁女樂，充宮室，文繡衣裳，故伊尹高逝遊薄，而女樂終廢。其國今羸驢之用，不中牛馬之功。麗貂旃罽，不益錦綈之寶。美玉珊瑚出於昆山，珠璣犀象出於桂林。此距漢去有餘里，計耕桑之功，資財之費，是一物而售百

一也恐誤當是
一鑑
亦是一鑑

倍其價一也。一揖而中萬鍾之粟也。夫上好珍怪，則淫服下流，貴遠方之物，則貨財外充。是以王者不珍無用以節其民，不愛其貨以富其國。故理民之道在於節用尚本，分土井田而已。大夫曰：自京師東西南北，歷山川，經郡國，諸殷富大都，無非街衢五通，商賈之所臻，萬物之所殖者，故聖人因天時，智者因地財，上士取諸人，中士勞其形，長沮桀溺，無百金之積，蹶躄之徒，無猗頓之富。宛周齊魯，商徧天下，故乃萬賈之富，或累萬金，追利乘羨之所致也。富國何必用本，農足民何必井田也。文學曰：洪水滔天而有禹之績。

河水泛濫而有宣房之功，商紂暴虐而有孟津之謀，天下煩擾而有乘羨之富，夫上古至治，民樸而貴本，安愉而寡求，當此之時，道路罕行，市朝生草，故耕不强，強者無以充虛，織不强，強者無以掩形，雖有湊會之要，陶室之術，無所施其巧，自古及今，不施而得報，不勞而有功者，未之有也。

通有第三

大夫曰：燕之涿薊，趙之邯鄲，魏之溫軹，韓之滎陽，齊之臨淄，楚之宛丘，鄭之陽翟，三川之二周，富冠海內，皆為天下名都，非有助之耕，其野而田其地者也。居

五諸侯之衢。躋街衢之路也。故物豐者民衍。宅近市者家富。富在術數。不在勞身。利在勢居。不在力耕也。文學曰。荆陽南有桂林之饒。內有江湖之利。左陵陽之金。右蜀漢之材。伐木而樹穀。燔萊而播粟。火耕而水耨。地廣而饒財。然後黠窳偷生。好衣甘食。雖白屋草廬。歌謳鼓琴。日給月單。朝歌暮戚。趙中山帶大河。纂四通神衢。當天下之蹊。商賈錯於路。諸侯交於道。然民淫好末。侈靡而不務本。田疇不脩。男女矜飾。家無斗筲。鳴琴在室。是以楚趙之民。均貧而寡富。宋衛韓梁。好本稼穡。編戶齊民。無不家衍人給。故利在自

惜。不在勢居。街衢富在儉力。趣時不在歲司。羽鳩也。大夫曰。五行東方木。而丹章有金銅之山。南方火。而交趾有大海之川。西方金。而蜀隴有名材之林。北方水。而幽都有積沙之地。此天地所以均有無。而通萬物也。今吳越之竹。隋唐之材。不可勝用。而曹衛梁宋。米糴轉。乃江湖之魚。萊黃之鮫。不可勝食。而鄒魯周。然百姓匱乏。財用不足。多寡不調。而天下財不散也。文學曰。古者采椽不斷。茅屋不翦。衣布褐。飯土。斲鑄金爲鉏。埏埴爲器。工不造奇巧。世不寶不可衣食。

之物各安其居樂其俗甘其食便其器是以遠方之物不交而昆山之玉不至今世俗壞而競於淫靡女極纖微工極技巧雕素樸而尚珍怪鑛山石而求金銀沒深淵求珠璣設機陷求犀象張網羅求翡翠求蠻貉之物以眩中國徙印笮之貨致之東海交萬里之財曠日費功無益於用是以揭夫匹婦勞罷力屈而衣食不足也故王者禁溢利節漏費溢利禁則反本漏費節則民用給是以生無乏資死無轉尸也大

夫曰古者宮室有度輿服以庸采椽茅茨非先王之制也君子節奢刺儉儉則固昔孫叔敖相楚妻不衣帛馬不秣粟孔子曰不可大儉極下此蟋蟀所爲作也管子曰不飾宮室則材木不可勝用不充庖厨則禽獸不損其壽無味利則本業所出無黼黻則女工不施故工商梓匠邦國之用器械之備也自古有之非獨於此弦高飯牛於周五殺賃車入秦公輸子以規矩歐冶以鎔鑄語曰百工居肆以致其事農商交易以利本末山居澤處蓬蒿境埆財物流通有以均之是以多者不獨衍少者不獨饑若各居其處食其食則是橘柚不鬻胸鹵之鹽不出旃罽不市而吳唐之財不用也文學曰孟子云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

蠶麻以時布帛不可勝衣也。斧斤以時入材木不可
勝用。田漁以時魚肉不可勝食。若則飾宮室增臺榭
梓匠斲巨爲小以圓爲方上成雲氣下成山林則材
木不足用也。男子去本爲末雖雕文刻鏤以象禽獸
窮物究變則穀不足食也。婦女飾微治細以成文章
極伎盡巧則絲布不足衣也。庖宰烹殺胎卵煎炙齊
和窮極五味則魚肉不足食也。當今世非患禽獸不
損材木不勝患僭侈之無窮也。非患無旃罽橘柚患
無狹廬糠糟也。

錯幣第四

戊午中元後二日燈下讀

大夫曰交幣通施民事不及物有所并也。計本量委
民有飢者穀有所藏也。智者有百人之功愚者不粟
本之事人君不調民有相妨之富也。此其所以或儲
百年之餘或不厭糟糠也。民大富則不可以祿使也。
大彊則不可以威罰也。非散聚均利者不齊。故人主
積其食守其用制其有餘調其不足。禁溢羨厄利塗
然後百姓可家給人足也。文學曰古者貴德而賤利
重義而輕財。三王之時迭盛迭衰衰則扶之傾則定
之。是以夏忠殷敬周文。庠序之教恭讓之禮粲然可
得而觀也。及其後禮義弛崩風俗滅息故自食祿之

君子違於義而競於財。大小相吞。激轉相傾。此所以
或儲百年之餘。或無以充虛蔽形也。古之仕者不穡
田者不漁。抱關擊柝。皆有常秩。不得兼利。盡物如此。
則愚智同功。不相傾也。詩云。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
寡婦之利。言不盡物也。大夫曰。湯文繼衰。漢興乘弊。
一質一文。非苟易常也。俗弊家法。非務變古也。亦所
以救失扶衰也。故教與俗改。弊與世易。夏后以玄貝。
周人以紫石。後世或金錢刀布。物極而衰。終始之運
也。故山澤無征。則君臣同利。刀幣無禁。則姦貞並行。
夫臣富相侈。下專利。則相傾也。文學曰。古者市朝而

無刀幣。各以其所有。易無抱布買絲而已。後世卽有
龜貝金錢。交施之也。幣數變而民滋僞。夫救僞以質。
防失以禮。湯文繼衰。華法易化。而殷周道興。漢初乘
弊而不改易。畜利變幣。欲以反本。是猶以煎止燔。以
火止沸也。上好禮。則民間飾。上好貨。則下死利也。大
夫曰。文帝之時。縱民得鑄錢。冶鐵煮鹽。吳王擅鄣海。
澤。鄧通專西山。山東奸猾咸聚。吳國秦雍漢蜀。因鄧
氏吳鄧錢布天下。故有鑄錢之禁。禁禦之法。立而奸
僞息。奸僞息。則民不期於妄得。而各務其職。不反本
何爲。故統一則民不二也。幣由上。則下不疑也。文學

曰。往古幣衆財通而民樂。其後稍去舊幣更行白金
龜龍。民多巧新幣幣。民益疑。於是廢天下諸
錢而專命水衡三官作更。近侵利或不中式。故有薄
厚輕重。農人不習。物類比之。信故疑新。不知姦真商
賈以美買惡。以半易倍。買則失實。賣則失理。其疑或
滋益甚。夫鑄偽金錢以有法。而錢之善惡無增損於
政。擇錢則物稽滯。而用人尤被其苦。春秋曰。算不及
蠻夷則不行。故王者外不韋。海澤以便民用。內不禁
刀幣以通民施。

禁耕第五

大夫曰。家人有寶器尚函匣而藏之。况人主之山海
乎。夫權利之處必在深山窮澤之中。非豪民不能通
其利。異時鹽鐵未籠。布衣有胸。胸音南人吳王皆鹽
鐵初議也。君有吳王專山澤之饒。薄賦其民。賑贍窮
小以成私威。私威積而逆節之心作。夫不蚤絕其源
而憂其末。若決呂梁沛然。其所傷必多矣。太公曰。一
家害百家。百家害諸侯。諸侯害天下。王法禁之。今放
民於權利。罷鹽鐵以資暴彊。遂其貪心。衆邪羣聚。私
門成黨。則強禦日以不制。而弁兼之徒姦形成也。文
學曰。民人藏於家。諸侯藏於國。天子藏於海內。故民

人以垣墻爲藏。閉天子以四海爲匣。匱天子適諸侯。升自阼階。諸侯納管鍵。執策而聽命。示莫爲主也。是以王者不畜聚。下藏於民。遠浮利。務民之義。義禮立。則民化上。若是。雖湯武生存於世。無所容其慮。工商之事。歐冶之任。何姦之能成。三桓專魯。六卿分晉。不以鹽鐵。故權利深者不在山海。在朝廷。一家害百家。在蕭牆。而不在胸郛也。大夫曰。山海有禁。而民不傾。貴賤有平。而民不疑。縣官設衡。立準。人從所欲。雖使五尺童子適市。莫之能欺。今罷去之。則豪民擅其用。而專其利。決市閭巷。高下在口。吻貴賤無常。端坐而

民豪。是以養強抑弱。而藏於跖也。彊養弱抑。則齊民消。若衆穢之盛。而害五穀。一家害百家。不在胸郛。如何也。文學曰。山海者。財用之寶也。鐵器者。農夫之死生也。死生用。則仇讐滅。仇讐滅。則田野闢。田野闢。而五穀熟。寶路開。則百姓贍。而民用給。民用給。則國富。國富而教之。以禮。則行道有讓。而工商不相豫。人懷敦樸。以自相接。而莫相利。夫秦楚燕齊。士力不同。剛柔異勢。巨小之用。居局之宜。黨殊俗易。各有所便。縣官籠而一之。則鐵器失其宜。而農民失其便。器用不便。則農夫罷於墾。而阜萊不辟。草萊不辟。則民困乏。

故鹽冶之處。大傲皆依山川近鐵炭。其勢咸遠而作劇郡。中卒踐更者多。不勘責取庸代。縣邑或以戶口賦鐵而賤平其準。良家以道次發餽音就運鹽鐵。煩費邑或以戶。百姓病苦之。愚竊見一官之傷千里。未覩其在胸郛也。

復古第六

大夫曰。故扇水都尉彭祖寧歸言。鹽鐵令品。令品甚明。卒徒衣食縣官。作鑄鐵器。給用甚衆。無妨於民。而吏或不良。禁令不行。故民煩苦之。今意總一鹽錢。非獨爲利入也。將以建本抑末。離朋黨。禁淫侈。絕并兼。

之路也。古者名山。大澤不以封。爲下之專利也。山海之利。廣澤之畜。天下之藏也。皆宜屬少府。陛下不私以屬大司農。以佐助百姓。浮食豪民。好欲擅山海之貨。以致富業。役利細民。故沮事議者衆。鐵器兵刃天下之大用也。非衆庶所宜事也。往者豪強大家得管山海之利。采鐵石鼓鑄煮鹽。一家聚衆。或至千餘人。大抵盡收放流人民也。遠去鄉里。棄墳墓。依倚大家。聚深山窮澤之中。成姦僞之業。遂朋黨之權。其輕爲非亦大矣。今自廣進賢之途。練擇守尉。不待去鹽鐵而安民也。文學曰。扇水都尉所言。當時之利權一切

之術也。不可以久行而傳世。此非明王所以君國子民之道也。詩云：哀哉爲猶，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維通言是聽。此詩人刺不通於王道而善爲權利者。孝武皇帝攘九夷，平百越，師旅數起，糧食不足。故立田官，置錢入穀，歛官救急，贍不給。今陛下繼大功之勤，養勞勸之民，此用麩驚之時。公卿宜思所以安集百姓，致利除害，輔明主以仁義，修潤洪業之道。明主卽位以來六年于茲，公卿無請減除不急之官，省罷機利之人，人權縣太久，民良望於上，陛下宣聖德，昭明光，令郡國賢良文學之士乘傳詣公車，議五帝三

王之道，六藝之風，冊陳安危利害之分，指意粲然。今公卿辨議未有所定，此所謂守小節而遺大體，抱小利而忘大利者也。大夫曰：宇宙之內，鷲雀不知天地之高也，坎井之鼃不知江海之大，窮夫否婦不知國家之慮，負荷之商不知荷頰之富，先帝計外國之利，料胡越之兵，兵威而易制，用力少而功大，故因勢變以主四夷，地濱山海以屬焉。城此畧河外，開路匈奴之鄉，功未善，王受命位崇，作邑于豐，武王繼之，載尸以行，遂成王業。曹沫棄三北之耻，而復侵地，管仲負當世之累而立霸功，故志大者遺

小用權者離俗。有司思師望之計。遂先帝之業。志在絕胡貉。擒單于。故未遑扣扃之義。而錄拘儒之論文。學曰。鷲雀離巢。身卒而有鷹隼之憂。坎井之鼃。離其居而有蛇鼠之患。况翱翔千仞而游四海乎。其禍必大矣。此李斯之所以折翼而趙高沒淵也。聞文武受命。伐不義以安諸侯。大夫未聞弊諸夏以役夷狄也。昔秦常舉天下之力以事胡越。竭天下之財以奉其用。然衆不能畢。而以百萬之師爲一夫之任。此天下共聞也。且數戰則民勞。久師則兵弊。此百姓所疾苦而拘儒之所憂也。

鹽鐵論卷第二

鹽鐵論卷第二



非鞅第七

晁錯第八

刺權第九

刺復第十

論儒第十一

憂邊第十二

非鞅第七

大夫曰。昔商君相秦也。內立法度。嚴刑罰。飭政教。姦僞無所容。外設百倍之利。牧山澤之稅。國富民強。器械完飾。蓄積有餘。是以征敵伐國。攘地斥境。不賦百姓。而師以贍。故用不竭。而民不知。地盡西河。而民不苦。鹽鐵之利。所以佐百姓之急。足軍旅之費。務蓄積以備乏絕。所給甚衆。有益於國。無害於人。百姓何苦。

爾而文學何憂也。文學曰：蓋文帝之時，無鹽鐵之利而民富，今有之而百姓困乏，未見利之所利也。而見其害也。且利不從天來，不從地出，一取之民間，謂之百倍。此計之失者也。無異於愚人反裘而負薪，愛其毛不知其皮盡也。夫李梅實多者，來年爲之衰；新穀熟者，舊穀爲之虧。自天地不能兩盈，而况於人事乎？故利於彼者，必耗於此；猶陰陽之不並曜，晝夜之有長短也。商鞅峭法，長利秦人不聊生，相與哭孝公；吳起長兵攻取，楚人搔動，相與泣悼王，其後楚日以危；秦日以弱，故利蓄而怨積，地廣而禍構，惡在利用不

竭而民不知，地盡西河而人不苦也。今商鞅之冊任於內，吳起之兵用於外，行者勤於路，居者匱於室，老母號泣，怨女歎息，文學雖欲無憂，其可得也。大夫曰：秦任商君，國以富強，其後卒并六國而成帝業。及二世之時，邪臣擅斷，公道不行，諸侯叛弛，宗廟隳亡。春秋曰：未言介祭仲亡也。夫善歌者，使人續其聲；善作者，使人紹其功。推車之蟬，攬負子之教也。周道之成，周公之力也。雖有裨謀之草創，無子產之潤色。有文武之規矩，而無周呂之鑿枘，則功業不成。今以趙高之亡秦，而非商鞅；猶以崇虎亂殷，而非伊尹也。文學

未言介祭仲亡也
春秋曰未言介祭仲亡也
亦有脫誤

曰善鑿者建周而不疲。善基者致高而不蹙。伊尹以堯舜之道爲殷國基。子孫紹位百代不絕。商鞅以重刑峭法爲秦國基。故二世而奪刑。旣嚴峻矣。又作爲相坐之法。造誹謗。增肉刑。百姓齋栗。不知所措手足也。賦歛旣煩。數矣。又外禁山澤之原。內設百倍之利。民無所開說。容言。崇利而簡義。高力而尚功。非不廣壤進地也。然猶人之病水。益水而疾深。知其爲秦開帝業。不知其爲秦致亡道也。狐刺之鑿。雖公輸子不能善其柶。畚土之基。雖良匠不能成其高。譬若秋蓬被霜。遭風則零落。雖有十子產如之何。故扁鵲不能

肉白骨。微箕不能存亡國也。大夫曰。言之非難。行之爲難。故賢者處實而効功。亦非徒陳空文而已。昔商君明於開塞之術。假當世之權。爲秦致利成業。是以戰勝攻取。并近滅遠。乘燕趙。陵齊楚。諸侯歛衽。西面而向風。其後蒙恬征胡。斥地千里。踰之河北。若壤朽折腐。何者。商君之遺謀。備飾素循也。故舉而有利。動而有功。夫蓄積籌策。國家之所以強也。故弛廢而歸之民。未覩巨計。而涉大道也。文學曰。商鞅之開塞。非不行也。蒙恬却胡千里。非無功也。威震天下。非不強也。諸侯隨風西面。非不從也。然而皆秦之所以亡也。

商鞅以權數危秦國蒙恬以得千里亡秦社稷此二
子者知利而不知害知進而不知退故果身死而衆
敗此所謂懲胸之智而愚人之計也夫何大道之有
故曰小人先合而後忤初雖乘馬卒必泣血此之謂
也大夫曰淑好之人戚施之所妬也賢知之士鬪茸
之所惡也是以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公伯寮愬
子路於季孫夫商君起布衣自魏入秦期年而相之
革法明教而秦人大治故兵動而割地兵休而國富
孝公大說封之於商安之地方五百里功如丘山名
傳後世世人不能爲是以相與嫉其能而疵其功也

文學曰君子進必以道退不失義高而勿矜勞而不
伐位尊而行恭功大而理順故俗不疾其能而世不
妬其業今商鞅棄道而用權廢德而任力峭法盛水
以虐戾爲俗欺舊交以爲功刑公族以立威無恩於
百姓無信於諸侯人與之爲怨家與之爲讐雖以獲
功見封猶食毒肉愉飽而罹其咎也蘇秦合縱連橫
統理六國業非不大也桀紂與堯舜並稱至今不亡
名非不長也然非者不足貴故事不苟多名不苟傳
也大夫曰縞素不能自分於緇墨賢聖不能自理於
亂世是以箕子執囚比干被刑伍負相闔閭以霸夫

差不道。流而殺之。樂毅信功於燕。昭而見疑於惠王。人臣盡節以徇名。遭世主之不用。大夫種輔翼越王。為之深謀。卒擒強吳。據有東夷。終賜屬鏤而死。驕主背恩德。聽流說。不計其功。故也。豈身之罪哉。文學曰。比干剖心。子胥鴟夷。非輕犯君以危身。強諫以干名也。惜怛之忠誠。心動於內。忘患之禍。發於外。志在匡君救民。故身死而不怨。君子能行。是不能禦。非雖在刑戮之中。非其罪也。是以比干死而殷人怨。子胥死而吳人恨。今秦怨毒商鞅之法。甚於私仇。故孝公卒之日。舉國而攻之。東西南北。莫可奔走。仰天而歎曰。嗟乎。為政之弊。至於斯極也。卒車裂族夷。為天下笑。斯人自殺。非人殺之也。

是錯第八

大夫曰。春秋之法。君親無將。將而必誅。故臣罪莫重於弑君。子罪莫重於弑父。日者淮南衡山。修文學。招四方遊士。山東儒墨。咸聚於江淮之間。講議集論。著書數十篇。然卒於背義不臣。謀叛逆。誅及宗族。使是錯變法易常。不用制度。迫蹙宗族。侵削諸侯。蕃臣不附。骨肉不親。吳楚積怨。斬錯東市。以慰三軍之士。而謝諸侯。斯亦誰殺之手。文學曰。孔子不飲盜泉之流。

曾子不入勝母之閭。名且惡之。而况爲不臣不子乎。是以孔子沐浴而朝。告之哀公。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傳曰。君子可貴可賤。可刑可殺。而不可使爲亂。若夫外飾其貌而內無其實。口誦其文而行不猶其道。是盜固與盜而不容於君子之城。春秋不以寡犯衆。誅絕之義有所止。不兼怨惡也。故舜之誅誅。其舉舉禹。夫以璵璠之珉而棄其璞。以一人之罪而兼其衆。則天下無美寶。信士也。晁生言諸侯之地大。富則驕奢。急卽合從。故因吳之過而削之。會稽因楚之罪而奪之。東海所以均輕重。分其權而爲萬世慮也。弦高誕於秦而信於鄭。晁生忠於漢而離於諸侯。人臣各死其主。爲其國用。此解楊之所以厚於晉而薄於蒯也。

刺權第九

大夫曰。今夫越之具區。楚之雲夢。宋之鉅野。齊之孟諸。有國之富。而霸王之資也。人君統而守之。則強。不。禁則亡。齊以其腸胃予人。家強而不制。枝大而折。鄆以專豆海之富。而擅魚鹽之利也。勢足以使衆。恩足以卹下。是以齊國內倍而外附。權移於臣。政墜於家。公室卑而田宗強。轉轂游海者。蓋三千乘。失之於本。

而末不可救。今山川海澤之原，非獨雲夢孟諸也。鼓金煮鹽，其勢必深居幽谷，而人民所罕至。茲獨交通山海之際，恐生大姦，乘利驕溢，敦樸滋僞。則人之貴本者寡，大農鹽鐵丞咸陽孔僅等上請，願募民自給費。因縣官器煮鹽，予用以杜浮僞之路。由此觀之，令意所禁微，有司之慮亦遠矣。文學曰：有司之慮遠而權家之利近，令意所禁微，有僭奢之道著，自利害之設，三業之起，貴人之家，雲行於塗，轂擊於道，攘公法，申私利，踰山澤，擅官市，非特巨海魚鹽也。執國家之柄以行海內，非特田常之勢，陪臣之權也。威重於六

卿，富累於陶衛，興服僭於王公，宮室溢於制度，兼列宅，隔絕閭巷，閣道錯連，足以游觀鑿池，曲道足以騁驚臨淵，釣魚放犬走兔，隆豺鼎力，蹋鞠鬪雞，中山素女，撫流徵於堂上，鳴鼓巴俞，作於堂下，婦女被羅紕，婢妾曳絺紵，子孫連車列騎，田獵出入，畢弋捷健，是以耕者釋耒而不勤，百姓冰釋而懈怠，何者？已爲之而彼取之，僭侈相効，上升而不息，此百姓所以滋僞而罕歸本也。大夫曰：官尊者祿厚，本美者枝茂，故文王德而子孫封，周公相而伯禽富，水廣者魚大，父尊者子貴，傳曰：河海潤千里，盛德及四海，况之妻子

乎。故夫貴於朝，妻貴於室，富曰苟美，古之道也。孟子曰：王者與人同，而如彼者，居使然也。居編戶之列，而望鄉相之子孫，是以蹶夫之欲及樓季也。無錢而欲千金之寶，不亦虛望哉？文學曰：禹稷自布衣，思天下有不得其所者，若已推而納之溝中，故起禹佐堯，平治水土，教民稼穡，其自任天下如此其重也。豈云食祿以養妻子而已乎？夫食萬人之力者，蒙其憂，任其勞，一人失職，一官不治，皆公卿之累也。故君子之士，行其義，非樂其勢也。受祿以潤賢，非私其利。見賢不隱，食祿不專。此公叔之所以爲文。魏成子所以爲賢也。故周德成而後封，子孫不以爲黨。周公功成而後受封，天下不以爲貪。今則不然，親戚相推，朋黨相舉，父尊於位，子溢於內，夫貴於朝，妻謁行於外。無周公之德，而有其富，無管仲之功，而有其侈，故編戶蹶夫而望疾步也。

刺復第十

大夫曰：爲色矜而心不懌曰。但居者不知負載之勞，從旁議者與當局者異憂。方今爲天下腹居郡，諸侯並臻，中外未然，心憧憧若涉大川，遭風而未薄，是以夙夜思念國家之用，寢而忘寐，飢而忘食，計數不離。

於前萬事簡闕於心丞史器小不足與謀獨鬱大道
思觀文學若俟周邵而望子高御史案事郡國察廉
舉賢才歲不乏也今賢良文學錄者六十餘人懷六
藝之術騁意極論宜若開光發蒙信往而卑於今道
古而不合於世務意者不足以知士也將多飾文誣
能以亂實邪何賢士之難覩也自千乘倪寬以治尚
書位冠九卿及所聞觀選舉之士擢升贊憲甚顯然
未見絕倫比而為縣官興滯立功也文學曰輸子之
制材木也正其規矩而鑿枘調師曠之諧五音也正
其六律而宮商調當世之工匠不能調其鑿枘則改

規矩不能協聲音則變舊律是以鑿枘刺戾而不合
聲音泛越而不和夫舉規矩而知宜吹律而知變上
也因循而不作以俟其人次也是以曹丞相日飲醇
酒倪大夫閉口不言故治大者不可以煩煩則亂治
小者不可怠怠則廢春秋曰其政恢卓恢卓可以為
卿相其政察察察察可以為匹夫夫維綱不張禮義
不行公卿之憂也案上之文期會之事丞史之任也
尚書曰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庶尹允諧言
官得其人人任其事故官治而不亂事起而不廢士
守其職大夫理其位公卿總要執凡而已故任能者

責成而不勞任已者事廢而無功相公之於管仲耳
而目之故君子勞於求賢逸於用之豈云殆哉昔周
公之相也謙卑而不鄰以勞天下之士是以俊乂滿
朝賢智充門孔子無爵位以布衣從才士七十有餘
人皆諸侯卿相之人也况處三公之尊以養天下之
士哉今以公卿之上位爵祿之美而不能致士則未
有進賢之道堯之舉舜也賓而妻之相公舉管仲也
賓而師之以天子而妻匹夫可謂親賢矣以諸侯之
師匹夫可謂敬賓矣是以賢者從之若流歸之不疑
今當世在位者既無燕昭之下士鹿鳴之樂賢而行

臧文子叔之意蔽賢如能自高其智訾人之才足已
而不問卑士而不友以位尚賢以祿驕士而求士之
用亦難矣大夫繆然不言蓋賢良長歎息焉御史進
曰太公相文武以王天下管仲相相公以霸諸侯故
賢者得位猶龍得水騰虵游霧也公孫丞相以春秋
說先帝遽卽三公處周邵之列據萬里之勢爲天下
準繩衣不重彩食不兼味以先天下而無益於治博
士褚泰徐偃等承明詔建節馳傳巡省郡國舉孝廉
勸元元而流俗不改招舉賢良方正文學之士超遷
官爵或至卿大夫非燕昭之薦士文王之廣賢也然

而未覩功業所成。殆非龍蛇之才。而鹿鳴之所樂賢也。文學曰。冰炭不同器。日月不並明。當公孫弘之時。人主方設謀。垂意於四夷。故權譎之謀。進荆楚之士。用將帥。或重封侯食邑。而勉獲者。咸蒙厚賞。是以奮擊之士。由此興。其後干戈不休。軍旅相望。甲士糜弊。縣官用不足。故設險與利之臣起。礮漢無羆之士。隱涇淮。造渠以通漕運。東郭偃孔。僅建鹽鐵策。諸利富者。買爵販官。免刑除罪。公用彌多。而爲者徇私。上下無求。百姓不堪。抗弊而從法。故惜急之臣進。而見知廢格之法起。杜周咸宣之屬。以峻文決理責。而王溫舒之徒。以鷹隼擊殺顯。其欲捷仁義以道事君者寡。偷合取容者衆。獨以一公孫弘如之何。

論儒第十一

御史曰。文學祖述仲尼。稱誦其德。以爲自古及今。未之有也。然孔子脩道魯衛之間。教化洙泗之上。弟子不爲變。當世不爲治。魯國之削。滋甚。齊宣王褒儒尊學。孟軻淳于髡之徒。受上大夫之祿。不任職而論國事。蓋齊稷下先生。千有餘人。當此之時。非一公孫弘也。弱燕攻齊。長驅至臨淄。湣王遁逃。死於莒。而不能救。王建禽於秦。與之俱虜。而不能存。若此。儒者之安。

國尊君未始有刻也。文學曰：無鞭策，雖造父不能調駟馬。無世位，雖舜禹不能治萬民。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故輅車良馬無以馳之，聖德仁義無所施之。齊宣之時，不顯賢進士，國家富強，威行敵國。及湣王奮二世之餘烈，南舉楚淮，北并臣宋，苞十二國，西摧三晉，卻彊秦，五國賓從，鄒魯之君泗上諸侯皆入臣，矜功不休，百姓不堪。諸侯諫不從，各分散，慎到捷子亡去，田駢如蔭，而孫卿適楚，內無良臣，故諸侯合謀而伐之。王建聽流說，信反間，用后勝之計，不與諸侯從親，以亡國為秦所禽，不亦宜乎。御史

曰：伊尹以割烹事湯，百里以飯牛要穆公，始為苟合，信然與之霸王。如此，何言不從？何道不行？故商君以王道說孝公，不用，即以彊國之道卒以就功。鄒子以儒術干世主，不用，即以變化始終之論卒以顯名。故馬効千里，不必胡代；士貴成功，不必文辭。孟軻守舊術，不知世務，故困於梁宋。孔子能亦不能，圓故飢于黎丘。今晚世之儒，勤德時有乏，墮言以為非，困此不行。自周室以來，千有餘歲，獨有文武成康，如言必參一焉，取所不能及而稱之，猶楚者能言遠不能行也。聖人異塗同歸，或行或止，其趣一也。商君雖革法改

教志存於彊國利民。鄒子之作變化之術，亦歸於仁義。祭仲自貶損以行權，時也。故小枉大直，君子爲之。今磴磴然守一道，引尾生之意，卽晉文之譎，諸侯以尊周室不足道，而管仲蒙恥辱以存亡不足稱也。文學曰：伊尹之于湯，知聖主也。百里之歸秦，知明君也。二君之能知霸王，其冊素形於已，非暗而以冥冥決事也。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如何其苟合而以成霸王也？君子執德秉義而行，故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孟子曰：居今之朝，不易其俗而成千乘之勢，不能一朝居也。寧窮飢居於陋巷，安

能變已而從俗化。隘廬殺僚，公子札去而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魯公殺子赤，叔丐退而隱處，不食其祿。虧義得尊，枉道取容，効死不爲也。聞正道不行，釋事而退，未聞枉道以求容也。御史曰：論語親於其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有是言而行不足從也。季氏爲無道，逐其君，奪其政，而冉求仲由臣焉。禮，男女不授不交爵。孔子適衛，因嬖臣彌子瑕以見衛夫人。子路不說子瑕，佞臣也。夫子因之，非正也。男女不交，孔子見南子，非禮也。禮義由孔氏，且貶道以求容，惡在其釋事而退也。文學曰：天下不平，廢國不寧，明王之憂

也。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煩亂，賢聖之憂也。是以堯憂洪水，伊尹憂民，管仲束縛，孔子周流，憂百姓之禍而欲安其危也。是以負鼎俎，囚拘匍匐以救之，故迨此者趨拯溺者濡。今民陷溝壑，雖欲無濡，豈得已哉。御史默不對。

憂邊第十二

大夫曰：文學言天下不平，庶國不寧，明王之憂也。故王者之於天下，猶一室之中也。有一人不得其所，則謂之不樂，故民流沉溺而弗救，非惠君也。國家有難而不憂，非忠臣也。夫守節死難者，人臣之職也。衣食

飢寒者，慈父之道也。今子第遠於勞外，人主為之夙夜不寧，群臣盡力畢議，冊滋國用，故少府丞令請建酒榷以贍邊，給戰士，拯救民於難也。為人父兄者，豈可以已乎。內省衣食以卹在外者，猶未足。今又欲罷諸用，減奉邊之費，未可為慈父賢兄也。文學曰：周之季末，天子微弱，諸侯力政，故國君不安，謀臣奔馳，何者，敵國衆而社稷危也。今九州同域，天下一統，陛下優游巖廊，覽群臣極言，至內論雅頌，外鳴和鑿，繼德粲然，並於唐虞，功烈流於子孫，夫蠻貊之人，不食之地，何足以煩慮而有戰國之憂哉。若陛下不棄加之

以德施之以惠北夷必內向款塞自至然後以爲胡制於外臣卽匈奴沒齒不食其所用矣大夫曰聖主思念中國之未寧北邊之未安故使廷尉評等問人間所疾苦拯卹貧賤周贍不足君臣所宣明王之德安宇內者未得其紀故問諸生諸生議不干天則入淵乃欲以閭里之治而况國家之大事亦不幾矣發於畎畝出於窮巷不知冰水之寒若醉而新寤殊不足與言也文學曰夫欲安民富國之道在於反本本立而道生順天之理因地之利卽不勞而功成夫不修其源而事其流無本以統之雖竭精神盡思慮無

益於治欲安之適足以危之欲救之適足以敗之夫治亂之端在於本末而已不至勞其心而道可得也孔子曰不通於論者難於言治道不同者不相與謀今公卿意有所倚故文學之言不可用也大夫曰吾聞爲人臣者盡忠以順職爲人子者致孝以承業君有非則臣覆蓋之父有非則子匿逃之故君薨臣不變君之政父沒則子不改父之道也春秋譏毀泉臺爲其隳先祖之所爲而揚君父之惡也今鹽鐵均輸所從來久矣而欲罷之得無害先帝之功而妨聖主之德乎有司倚於忠孝之路是道殊而不同於文學

之謀。一子曰。明者因時而變。知者隨世而制。孔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故聖人上賢不離古。順俗而不偏。宜魯定公序昭穆。順祖禰。昭公廢卿士。以省事節用。不可謂變祖之所爲而改父之道也。二世充大阿房。以崇緒。趙高增累秦法。以廣威。而未可謂忠臣孝子也。

鹽鐵論卷第二

十日未刻

鹽鐵論卷第三

園池第十三

輕重第十四

未通第十五

園池第十三

大夫曰。諸侯以國爲家。其憂在內。天子以八極爲境。其慮在外。故守小者用菲。功臣者用大。是以縣官開園池。總山海。致利以助貢賦。脩溝渠。立諸農。廣田牧。盛苑囿。太僕水衡少府大農。歲課諸入。田牧之利。池籟之假。及北邊置任。任田官以贍諸用。而猶未足。今欲罷之。絕其原。杜其流。上下俱殫。困乏之應也。雖好省事節用。如之何其可也。文學曰。古者制地。足以養

民民足以承其上。千乘之國，百里之地，公侯伯子男各充其求，贍其欲，泰無萬國之地，有四海之富，而意不贍，非宇小而用菲者，欲多而下不堪其求也。語曰：厨有腐肉，國有飢民，廐有肥馬，路有餒人，今狗馬之養，蟲獸之食，豈特腐肉秣馬之費哉？無用之官，不急之作，服淫侈之變，無功而衣食，縣官者衆，是以上不足而下困乏也。今不減除其本而欲贍其末，設機利造田畜，與百姓爭薦草，與商賈爭市利，非所以明主德而相國家也。夫男耕女績，天下之大業也。故古者分地而處之，利田畝而事之，是以業無不食之地，國無乏作之民。今縣官之多，張苑囿，公田池澤，公家有鄣假之名，而利歸權家。三輔迫近於山河，地狹人衆，四方並臻，粟米薪菜，不能相贍。公田轉假，桑榆菜菓，不殖地力，不盡愚以爲非先帝之開苑囿池籞，可賦歸之於民，縣官租稅而已。假稅殊名，其實一也。夫如是，匹夫之力盡於南畝，匹婦之力盡於麻枲，田野闢，麻枲治，則上下俱衍，何困乏之有矣。大夫默然視其丞相御史。

輕重第十四

御史進曰：昔太公封於營丘，辟草萊而居焉。地薄人

少於是通利末之道。極女工之巧，是以鄰國交於齊。財畜貨殖，世爲疆國。管仲相桓公，襲先君之業，行輕重之變，南服彊楚，而霸諸侯。今大夫各修太公桓管之術，揔一鹽鐵，通山川之利，而萬物殖，是以縣官用饒，足民不困乏，本末並利，上下俱足。此籌計之所致，非獨耕桑農業也。文學曰：禮義者國之基也，而權利者政之殘也。孔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伊尹太公以百里興其君，管仲專於桓公，以千乘之齊而不能至於王，其所務非也。故功名隳壞，而道不濟，當此之時，諸侯莫能以德而爭於公私，故以權相傾。今天

下合爲一家，利末惡欲行，淫巧惡欲施。大夫君以心計策國用，構諸侯，參以酒權，咸陽孔僅，增以鹽鐵，江充耕谷之等，各以鋒銳言利末之事，析秋毫可爲無間矣。非特管仲設九府，徼山海也。然而國家衰耗，城郭空虚，故非崇仁義，無以化民；非力本農，無以富邦也。御史曰：水有獮獺，而池魚勞；國有強禦，而齊民消。故茂林之下，無豐草；大塊之間，無美苗。夫理國之道，除穢鋤豪，然後百姓均平，各安其宇。張廷尉論定律令，明法以繩天下，誅姦猾，絕并兼之徒，而強不凌弱，衆不暴寡，大夫各運籌策，建國用，籠天下鹽鐵諸利。

以排富商大賈買官贖罪損有餘補不足以齊黎民
是以兵革東西征伐賦歛不增而用足夫損益之事
賢者所覩非衆人之所知也文學曰扁鵲撫息脉而
知疾所由生陽氣盛則損之而調陰寒氣盛則損之
而調陽是以氣脉調和而邪氣無所留矣夫拙醫不
知脉理之媵血氣之分妄刺而無益於疾傷肌膚而
已矣今欲損有餘補不足富者愈富貧者愈貧矣嚴
法任刑欲以禁暴止姦而姦猶不止意者非扁鵲之
用鐵石故衆人未得其職也御史曰周之建國也蓋
千八百諸侯其後彊吞弱大兼小并爲六國六國連

兵結難數百年內拒敵國外攘四夷由此觀之兵甲
不休戰伐不乏軍旅外奉倉庫內實今以天下之富
海內之財百郡之貢非特齊楚之畜趙魏之庫也計
委量入雖急用之宜無乏絕之時顧大農等以術體
躬稼則后稷之烈軍四出而用不繼非天之財少也
用鐵石調均有無補不足亦非也上大夫君與治粟
都尉管領大農事炎刺稽滯開利百脉是以萬物流
通而縣官富實當此之時四方征暴亂車甲之費克
獲之賞以億萬計皆贍大司農此皆扁鵲之力而鹽
鐵之福也文學曰邊郡山居谷處陰陽不和寒凍裂

地衝風飄鹵沙石凝積地勢無所宜中國天地之中陰陽之際也日月經其南斗極出其北含衆和之氣產育廢物今去而侵邊多斥不毛寒苦之地是猶棄江臯河濱而田於嶺坂菹澤也轉倉廩之委飛府庫之財以給邊民中國困於繇賦邊民苦於戍禦力耕不便種糴無桑麻之利仰中國絲絮而後衣之皮裘蒙毛曾不足蓋形夏不失複冬不離窟父子夫婦內藏於專室土園之中中外空虛扁鵲何力而鹽鐵何福也

未通第十五

御史曰內郡人衆水泉薦草不能相贍地勢溫濕不宜牛馬民蹶耒而耕負擔而行勞罷而寡功是以百姓貧苦而衣食不足老弱負輅於路而列鄉大夫或乘牛車孝武皇帝平百越以爲囿圃却羗胡以爲苑囿是以珍怪異物充於後宮騶駼實於外廐匹夫莫不乘堅良而民間敝橘柚由此觀之邊郡之利亦饒矣而曰何福之有未通於計也文學曰禹平水土定九州四方各以土地所生貢獻足以充宮室供人主之欲膏壤萬里山川之利足以富百姓不待蠻貊之地遠方之物而用足聞往者未伐胡越之時

賦省而民富足。溫衣飽食。歲新食陳。布帛充用。牛馬成群。農夫以馬耕載。而民莫不騎乘。當此之時。却起馬以糞。其後師旅數發。戎馬不足。將北入陣。故駒犢生於戰地。六畜不育於家。五穀不殖於野。民不足於糟糠。何橘柚之所厭。傅曰。大軍之後。累世不復。方今郡國田野有隴而不墾。城郭有宇而不實。邊鄙何饒之有乎。御史曰。古者制田百步爲畝。民井田而耕。什一而藉。一義先公而後已。民臣之職也。先帝哀憐百姓之愁苦。衣食不足。制田二百四十步而一畝。率三十而稅一。墮民不務田作。飢寒及已。固其理也。其不耕

而欲播。不種而欲獲。鹽鐵又何過乎。文學曰。什一而藉。民之力也。豐耗美惡。與民共之。民勤已不獨衍。民衍已不獨勤。故曰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田雖三十而一。以頃畝出稅。樂歲粒米梁糲。而寡取之。凶年飢饉而一。必求足。加之以口賦。更繇之役。率一人之作。中分其功。農夫悉其所得。或假貸而益之。是以百姓疾耕力作。而飢寒遂及已也。築城者先厚其基。而求其高。畜民者先厚其業。而後求其贍。論語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乎。御史曰。古者諸侯爭強。戰國並起。甲兵不休。民曠於田疇。什一而藉。不違其職。今賴陛下神靈。

甲兵不動久矣。然則民不齊出於南畝。以口率被墾田而不足。空倉廩而賑貧乏。浸益日甚。是以愈惰而仰利縣官也。爲斯君者。亦病矣。反以身勞民。民猶背恩棄義而遠流亡。避匿上公之事。民相倣倣。田地日無租賦不入。抵扞縣官。君雖欲足。誰與之足乎。文學曰。樹木數徙則殘。蟲獸徙居則壞。故代馬依北風。飛鳥翔故巢。莫不哀其生。由此觀之。民非利避上公之事而樂流亡也。往者軍陣數起。用度不足。以訾徵賦。常取給見民。田家又被其勞。故不齊出於南畝也。大抵逋流皆在大家。吏正畏憚。不敢篤責。刻急細民。細

民不堪。流亡遠去。中家爲之色出。後亡者爲先亡者服事。錄民數。創於惡吏。故相倣倣去。尤甚而就少愈多。傳曰。政寬者民死之。政急者父子離。是以用地日荒。城郭空虚。夫牧民之道。除其所疾。適其所安。安而不擾。使而不勞。是以百姓勸業而樂公賦。若此。則君無賑於民。民無利於上。上下交讓。而頌聲作。故取而民不厭役。而民不苦。靈臺之詩。非或使之。民自爲之。若斯。則君何不足之有乎。御史曰。古者十五入太學。與小役。二十冠。而成。人與戎事。五十以上。血脉溢。剛曰。艾壯。詩曰。方叔元老。克壯其猶。故商師若鳥。周師

若茶。今陛下哀憐百姓，寬力役之政。二十三始賦，五十六而免，所以輔耆壯而息老艾也。丁者治其田里，老者修其唐園，儉力趣時，無飢寒之患，不治其家而訟縣官，亦悖矣。文學曰：十九年已下爲殤，未成人也。二十而冠，三十而娶，可以役戎事。五十已上曰艾，老杖於家，不從力役，所以扶不足而息高年也。鄉飲酒之禮者，老異饌，所以優耆耄而明養老也。故老者非肉不飽，非帛不暖，非杖不行。今五十已上至六十，與子孫服輓輪，並給繇役，非養老之意也。古有大喪者，居三年不呼其門，通其孝道，遂其哀戚之心也。君子之所重而自盡者，其惟親之喪乎。今或僵尸棄衰，經而後戎事，非所以子百姓，順孝悌之心也。周公抱成王，聽天下，恩塞海內，澤被四表，矧惟南面，含仁保德，靡不得其所。詩云：夙夜基命，宥密陛下，富於春秋。委任大臣，公卿輔政，政教未均，故庶人議也。御史默不答也。

鹽鐵論卷第四

地廣第十六

毀學第十八

地廣第十六

貧富第十七

棄賢第十九

鹽鐵論

大夫曰王者包含并覆普愛無私不為近重施不為遠遺恩今俱是民也俱是臣也安危勞佚不齊獨不當調邪不念彼而獨計此斯亦好議矣緣邊之民處寒苦之地距強胡之難烽燧一動有沒身之累故邊民百戰而中國恬卧者以邊郡為蔽杆也詩云莫非王事而我獨勞刺不均也是以聖王懷四方獨苦興

師推却胡越遠寇國安災散中國肥饒之餘以調邊境邊境強則中國安國安則晏然無事何求而不默也文學曰古者天子之立於天下之中縣內方不過千里諸侯列國不及不食之地禹貢至于五千里民各供其君諸侯各保其國是以百姓均調而繇役不勞也今推胡越數千里道路迴避士卒勞罷故邊民有刎頸之禍而中國有死亡之患此百姓所以囂囂而不默也夫治國之道由中及外自近者始近者親附然後來遠百姓內足然後邇外故羣臣論或欲田輪臺明主不許以爲先救近務及時本業也故下詔

曰當今之務在於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公卿宜承意請減除不任以佐百姓之急今中國弊落不憂務在邊境意者地廣而不耕多種而不耨費力而無功詩云無田甫田維莠騶騶其斯之謂歟大夫曰湯武之伐非好用兵也周宣王辟國千里非貪侵也所以除寇賊而安百姓也故無功之師君子不行無用之地聖王不貪先帝舉湯武之師定三垂之難一面而制敵匈奴遁逃因河山以爲防故去沙石鹹鹵不食之地故割斗辟之縣棄造陽之地以與胡省曲塞據河險守要害以寬徭役保士民由此觀之聖主用心

非務廣地以勞衆而已矣。文學曰：秦之用兵可謂極矣。蒙恬斥境可謂遠矣。今踰蒙恬之塞，立郡縣，寇虜之地，地彌遠而民滋勞。朔方以西，長安以北，新郡之功，外城之費，不可勝計。非徒是也。司馬唐蒙鑿西南夷之塗，巴蜀弊於邛笮，橫海征南夷，樓船戍東越，荆楚罷於甌駱，左將伐朝鮮，開臨洮，燕齊困於穢貉，張騫通殊遠，納無用，府庫之藏流於外國，非特斗辟之費，造陽之役也。由此觀之，非人主用心好事之臣爲縣官計過也。大夫曰：挾管仲之智者，非爲厮役之使也。懷陶朱之慮者，不居貧困之處。文學能言而不能

行，居下而訕上，處貧而非富，大言而不從，高厲而行，卑誹譽訾議，以要名采善於當世。夫祿不過秉握者，不足以言治家；不滿檐石者，不足以計事。儒皆貧羸，衣冠不完，安知國家之政？縣官之事乎？何斗辟造陽也？文學曰：夫賤不周智，貧不妨行。顏淵屢空，不爲不賢。孔子不容，不爲不聖。必將以貌舉人，以才進士，則太公終身鼓刀，甯戚不離飯牛矣。古之君子守道以立名，修身以俟時，不爲窮變節，不爲賤易志。惟仁之處，惟義之行，臨財苟得，見利反義，不義而富，無名而貴，仁者不爲也。故魯參閱子不以其仁易晉楚之富。

伯夷不以其行易諸侯之位。是以齊景公有馬千駟而不能與之爭名。孔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於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不改其樂。故惟仁者能處約樂貧。小人富斯暴，貧斯濫矣。揚子曰：爲仁不富，爲富不仁。苟先利而後義，取奪不厭。公卿積億萬，大夫積千金，士積百金，利已并財，以聚百姓，寒苦流離於路，儒獨何以完其衣冠也。

貧富第十七

大夫曰：余結髮束脩，年十三，幸得宿衛，給事輦轂之下，以至卿大夫之位，獲祿受賜，六十有餘年矣。車馬

衣服之用，妻子僕養之費，量入爲出，儉節以居之。奉祿賞賜，一二籌策之積，浸以致富成業。故分土若一，賢者能守之，分財若一，智者能籌之。夫白圭之廢者，子貢之三至千金，豈必賴之民哉？運之六事，轉之期耗，取之貴賤之間耳。文學曰：古者事業不二，利祿不無，然後諸業不相遠，而貧富不相懸也。夫乘爵祿以譙讓者，名不可勝舉也。因權勢以求利者，人不可勝數也。食湖池，管山海，芻蕘者，不能與之爭澤。商賈不能與之爭利，子貢以布衣致之，而孔子非之。况以勢位求之者乎？故古者大夫思其仁義以充其位，不爲

權利以克其私也。大夫曰：山岳有饒，然後百姓贍焉。河海有潤，然後民取足焉。夫尋常之污，不能溉陂澤。丘阜之木，不能成宮室。小不能苞大，少不能贍多。未有不能自足而能足人者也。未有不能自治而能治人者也。故善爲人者，能自爲者也。善治人者，能自治者也。文學不能治內，安能理外乎？文學曰：行遠者假於車，濟江海者因於舟。故賢士之立功成名，因資而假物者也。公輸子能因人主之材木以構宮室臺榭，而不能自爲專屋挾廬，材不足也。歐冶能因國君銅鐵以爲金鑪大鍾，而不能自爲一鼎盤，材無其用也。

君子因人主之正朝以和百姓，潤衆庶而不能自爲其家，勢不便也。故舜耕於歷山，恩不及州里。太公屠牛於朝歌，利不及妻子。及其見用，恩流八荒，德溢四海。故舜假之堯，太公因之周。君子能修身以假道者，不能枉道而假財也。大夫曰：道懸於天，物布於地。智者以術愚者，以困子貢以著，積顯於諸侯。陶朱公以貨殖尊於當世，富者交焉，貧者贍焉。故上自人君，下及布衣之士，莫不戴其德，稱其仁。原憲、孔伋當世被飢寒之患，顏回屢空於窮巷。當此之時，迫於窟穴，拘於編袍，雖欲假財信姦佞，亦不能也。文學曰：孔子云。

富而可求。雖執鞭之事。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君子求義。非苟富也。故刺子貢不受命而貨殖焉。君子遭時。則富且貴。不遇退而樂道。不以利累已。故不違義而妄取。隱居修節。不欲妨行。故不毀名而趨勢。雖付之以韓魏之家。非其志。則不居也。富貴不能榮。謗毀不能傷也。故原憲之緼袍。賢於季孫之狐貉。趙宣孟之魚食。甘於智伯之芻豢。子思之銀珮。美於虞公之垂棘。魏文侯軾段干木之間。非以其有勢也。晉文公見韓慶下車而趨。非其多財。以其富於仁。充於德也。故貴何必財。亦仁義而已矣。

毀學第十八

大夫曰。夫懷枉而言正。自託於無欲。而實不從。非此士之情也。昔李斯與包丘子俱事荀卿。既而李斯入秦。遂取三公。據萬乘之權。以制海內。功侔伊望。名臣太山。而包丘子不免於甕牖。萬廬如潦。歲之蠹。口非不寒也。然卒死於溝壑。而巳。今內無以養。外無以稱。貧賤而好義。雖言仁義。亦不足貴者也。文學曰。方李斯之相秦也。始皇任之。人臣無二。然而荀卿謂之不食。觀其罹木測之禍也。包丘子飯麻蓬藜。修道白屋之下。樂其志。安之於廣廈。芻豢無赫赫之勢。亦無戚

戚之憂。夫晉獻垂棘，非不美也。官之奇見之而歎，知荀息之圖之也。智伯富有三晉，非不盛也。然不知襄子之謀之也。季孫之狐貉，非不麗也。而不知魯君之患之也。故晉獻以寶馬釣虞虢，襄子以城壞誘智伯。故智伯身禽於趙，而虞虢卒并於晉。以其務得不顧其後，貪土地而利寶馬也。孔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今之在位者，見利不虞害，貪得不顧耻，以利易身，以財易死，無仁義之德，而有富貴之祿。若蹈坎窞，食於懸門之下。此李斯之所以伏五刑也。南方有鳥名鵯鵯，非竹實不食，非醴泉不飲。飛過太山，太山之鵯。

俛啄腐鼠，仰見鵯鵯而嚇。今公卿以其富貴笑儒者，為之常行，得無若太山鵯鵯乎？大夫曰：學者所以防固辭禮者，所以文其行也。故學以輔德，禮以文質。言思可道，行思可樂，惡言不出於口，邪行不及於已。動作應禮，從容中道，故禮以行之。孫以出之，是以終日言無口過，終身行無冤尤。今人主張官立朝，以治民疏爵分祿，以褒賢而曰懸門腐鼠，何辭之鄙。背而恃於所聞也。文學曰：聖主設官以拔能者，處之分祿以任賢能者，受之義貴無高，義取無多。故舜受堯之天下，太公不避周之三公。苟非其人，簞食豆羹。

猶爲賴民也。故德薄而位高，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夫泰山鳴喙，腐鼠於窮澤幽谷之中，非有害於人也。今之有司，盜主財而食之於刑法之旁，不知機之是發，又以嚇人，其患惡得若泰山之鷗乎？大夫曰：司馬子言天下穰穰，皆爲利往；趙女不擇醜好，鄭姬不擇遠近，商人不媿耻辱，戎士不愛死力，士不在親事君，不避其難，皆爲利祿也。儒墨內貪，外矜，往來游說，栖然亦未爲得也。故尊榮者士之願也，富貴者士之期也。方李斯在荀卿之門，聞其與之齊軫及其奮翼高舉，龍鼎驥騫過九軌，二翔翔萬仞，鳴鶴華駟且同。

侶况跛牂燕雀之屬乎？席天下之權，御宇內之衆，後車百乘，食祿萬鍾，而拘儒布褐不完，糟糠不飽，非甘菽藿而卑廣廈，亦不能得已。雖欲嚇人，其何已乎？文學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賢士徇名，貪夫死利。李斯貪其所欲，致其所惡。孫叔敖早見於未萌，三去相而不悔，非其身賤而惡重祿也。慮遠而避害，謹也。夫郊祭之牛，養食暮年，衣之文繡，以入廟堂，太宰執其鸞刀以啓其毛。方此之時，願任重而止峻坂，不可得也。商鞅困於彭池，吳起之伏王尸，願被布褐而處窮鄙之蒿廬，李斯相秦，席天下之勢，志小萬乘，及其囚於

言
圖圍車制於雲陽之市亦願負薪入鴻門行上蔡曲
街徑不可得也蘇秦共起以權勢自殺商鞅李斯以
尊重自滅皆貪祿慕榮以沒其身從車百乘曾不足
以載其禍也

襄賢第十九

大夫曰伯夷以廉飢尾生以信死由小器而虧大體
匹夫匹婦之為諒也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何功名
之有蘇秦張儀智足以強國勇足以威敵一怒而諸
侯懼安居而天下息萬乘之主莫不屈體卑辭幣請
交此所謂天下名士也夫智不足與謀而權不能舉

當世民斯為下也今舉亡而為有虛而為盈布衣穿
履泮念徐行若有遺亡非立功成名之士而亦未免
於世俗也文學曰蘇秦以從顯於趙張儀以橫任於
秦方此之時非不尊貴也然智士隨而憂之知夫不
以道進必不以道退不以義得者必不以義亡季孟
之權三桓之富不可及也孔子為之曰微為人臣權
均於君富侔於國者亡故其位彌高而罪彌重祿滋
厚而罪滋多夫行者先全已而後求名仕者先辟害
而後求祿故香餌非不美也龜龍聞而深藏鸞鳳見
而高逝者知其害身也夫為鳥鵲魚鱉食香餌而後

狂飛奔走。遜頭屈逆。無益於死。今有司盜秉國法。進不顧罪。卒然有急。然後車馳人趨。無益於死。所盜不足償於臧。獲妻子。奔亡無處所。身在深牢。莫知恤視。方此之時。何暇得以笑乎。大夫曰。文學節高。行矯。然若不可卷。盛節絜言。皦然若不可涅。然成卒陳勝。釋輓輅。首爲叛逆。自立張楚。素非有回由處士之行。宰相列臣之位也。奮於大澤。不過旬月。而齊魯儒墨縉紳之徒。肆其長衣長衣官之也。負孔氏之禮器。詩書。委質爲臣。孔甲爲涉。博士卒俱死陳。爲天下大笑。深臧高逝者。固若是也。文學曰。周室衰。禮義壞。不能統

理天下。諸侯交爭相滅。亡并爲六國。兵革不休。民不得寧息。秦以虎狼之心。蠶食諸侯。并吞戰國。以爲郡縣。伐能矜功。自以爲過堯舜。而羞與之同。棄仁義而尚刑罰。以爲今時不師於文。而決於武。趙高治獄於內。蒙恬用兵於外。百姓愁苦。同心而患。秦陳王赫然奮爪牙。爲天下首事。道雖凶。而儒墨或干戈者。以爲無王久矣。道擁遏不得行。自孔子以至於茲。而秦復重禁之。故發憤於陳王也。孔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庶幾成湯文武之功。爲百姓除殘去賊。豈貪祿樂位哉。大夫曰。文學言行。雖有伯夷之廉不及。

柳下惠之貞不過高瞻下視。絮言污行。觴酒豆肉。遷延相讓。辭小取大。雞廉狼吞。趙綰玉臧之等。以儒術擢爲上卿。而有姦利殘忍之心。主父偃以口舌取大官。無權重。欺給宗室。受諸侯之賂。卒皆誅死。東方朔自辯。畧消堅釋石。當世無雙。然省其私行。狂夫不爲。况無東方朔之口。其餘無可觀者也。文學曰。志善者忘惡。謹小者致大。俎豆之間。足以觀禮。閨門之內。足以論行。夫服古之服。誦古之道。舍而爲非者。鮮矣。故君子時然後言。義然後取。不以道得之。不居也。滿而不溢。泰而不驕。故袁盎親於景帝。秣馬不過一駟。公孫弘卽三公之位。家不過十乘。東方先生說聽言行於武帝。而不驕溢。主父見困厄之日久。此疾在位者不好道。而富且貴。莫知卹士也。於是取饒衍之餘。以周窮士之急。非爲私家之業也。當世囂囂。非患儒之雞廉。患在位者之虎飽。鷓咽於求覽。無所子遺耳。

鹽鐵論卷第四

論曰

十九日開他書至燈下讀此卷

二

鹽鐵論卷第五



- 相刺第二十 殊路第二十一 頌賢第二十二
遵道第二十三 論誹第二十四 孝養第二十五
刺議第二十六 利議第二十七 國疾第二十八
相刺第二十

大夫曰古者經井田制廛里丈夫治其田疇女子治其麻枲無曠地無遊人故非商工不得食於利末非良農不得食於收穫非執政不得食於官爵今儒者釋耒耜而學不驗之語曠日彌久而無益於理往來浮游不耕而食不蠶而衣巧偽良民以奪農妨政此

亦當世之所忌也。文學曰：禹感洪水，身親其勞，澤行路宿，過門不入。當此之時，簪履不掇，冠挂不顧，而暇耕乎。孔子曰：詩人疾之不能黜，丘疾之不能伏。是以東西南北七十說而不用，然後退而修王道，作春秋。垂之萬載之後，天下折中焉。豈與匹夫匹婦耕織同哉。傳曰：君子當時不動而民無觀也，故非君子莫治小人。非小人無以養君子，當不耕織為匹夫匹婦也。君子耕而不學，則亂之道也。大夫曰：文學言治尚於唐虞，言義高於秋天，有華言矣。未見其實也。昔魯穆公之時，公儀為相，子思子原為之卿，然北削於齊，以

泗為境，南畏楚人，西賓秦國，孟軻居梁，兵折於齊，上許宣死而太子虜，西敗於秦，地奪壤削，亡河內河外。七十子之徒，去父母，捐室家，負荷而隨孔子，不耕而學，亂乃愈滋。故玉屑滿篋，不為有寶，誦詩書負笈，不為有道。要在安國家，利人民，不苟文繁，衆辭而已。文學曰：虞不用百里奚之謀，而滅秦穆用之以至霸焉。夫不用賢則亡，而不削何可得乎。孟子適梁，惠王問利益，以仁義趣舍不合，是以不用而去。夫懷寶而無語，故有粟不食，無益於飢，覩賢不用，無益於削。紂之時，內有微箕子，外有膠鬲、棘子，故其

不能存。夫言而不用，諫而不聽。雖賢惡得有益於治也。大夫曰：橘柚生於江南，而民皆甘之於口，味同也。好音生於鄭衛，而人皆樂之於耳，聲同也。越人夷吾戎人由余，待譯而後通，而並顯齊秦人之心於善惡同也。故曾子倚山而吟，山鳥下翔，師曠鼓琴，百獸率舞。未有善而不合，誠而不應者也。意未誠與，何故言而不見從，行而不合也。文學曰：扁鵲不能治，不受城藥之疾，賢聖不能正，不食諫諍之君。故桀有閼龍，而亡夏，殷有三人，而商滅，不患無由。余夷吾之伯也，無相穆之聽耳。是以孔子東西無所適，遇屈原於

於楚國，故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終非。以此言而不見從，行而不合者也。大夫曰：歌者不期於利聲，而貴在中節。論者不期於麗辭，而務在事實。善聲而不知轉，未可爲能歌也。善言而不知變，未可謂能說也。持規而非矩，執準而非繩，通一孔，曉一理，而不知權衡，以所不覩，不信人。若蟬之不知雲，堅據古文，以應當世，猶辰參之錯，膠柱而調瑟，固而難合矣。孔子所以不用於世，而孟軻見賤於諸侯也。文學曰：日月之光，而盲者不能見，雷電之聲，而聾人不能聞。夫爲不知音者言，若語於瘖聾，何特蟬之

不知重雪耶。夫以伊尹之智，太公之賢，而不能開辭於桀紂，非說也。非聽者過也。是以荆和抱璞而泣血，曰：安得良工而剖之？屈原行吟澤畔，曰：安得臯陶而察之？夫人君莫不欲求賢以自輔，任能以治國。然牽於流說，惑於道諛，是以賢聖蔽掩而讒佞用事。以此亡國破家，而賢士飢於巖穴也。昔趙高無過人之志，而居萬人之位，是以傾覆秦國而禍殃其宗。盡失其瑟，何膠柱之調也。大夫曰：所謂文學高第者，智略能明先王之術，而姿質足以發行其道。故居則爲人師，用則爲世法。今文學言治則稱堯舜，道行則言孔墨。

授之政，則不達。懷古道而不能行，言直而行之枉。道是而情非，衣冠有以殊於鄉曲，而實無以異於凡人。諸生所謂中直者，遭時蒙幸，備數適然耳。殆非明舉所謂固未可與論治也。文學曰：天設三光以照記，天子立公卿以明治。故曰公卿者，四海之表儀，神化之丹青也。上有輔明主之任，下有遂聖化之事。和陰陽，調四時，安衆庶，育群生，使百姓輯睦，無怨思之色。四夷順德，無叛逆之憂。此公卿之職，而賢者之所務也。若伊尹、周召、三公之才，太顛、閔天、九卿之人，文學不中聖主之明舉，今之執政亦未能稱盛德也。大夫不

說作色不應也。文學曰：朝無忠臣者，政闇；大夫無直士者，位危；任座正言君之過，文侯改言行，稱為賢君；袁盎面刺絳侯之驕矜，卒得其慶，故觸死亡以干主之過者，忠臣也；犯嚴顏以匡公卿之失者，直士也；鄙人不能巷言面違，方今人主穀之，教令張而不施，食祿多非其人，以妨農商工市井之利，未歸於民，民望不塞也。且夫帝王之道，多墮壞而不備。詩云：濟濟多士，意者誠任用其計，非苟陳虛言而已。

殊路第二十一

大夫曰：七十子躬受聖人之術，有名列於孔子之門。

皆諸侯卿相之才，可南面者數人。云政事者，將有季路言語，宰我于貢，宰我乘事，有寵於齊，田常作難，道不行，身死。庭中簡公殺於檀臺，子路仕衛，孔悝作亂，不能救君出亡，身殖於衛，子貢子臯遁逃，不能死，其難食人之重祿，不能更處人尊官，不能存，何其厚於已而薄於君哉！同門共業，自以為知古今之義，明君臣之禮，或死或亡，二三子殊路，何道之悖也！文學曰：宋襄公知孔父之賢而不早任，故身死；魯莊知季有之賢，授之政晚，而國亂；衛君近佞，遠賢，子路居蒲，孔悝為政，簡公不聽，宰我而漏其謀，是以二君身被放。

殺而禍及忠臣。二子者有事而不與其謀。故可以死。可以生。去止其義一也。晏嬰不死。崔慶之難。不可謂不義。微子去殷之亂。可謂不仁乎。大夫曰。至美素璞。物莫能飾也。至賢保真。偽文莫能增也。故金玉不琢。美珠不畫。今仲由冉求。無檀栢之材。隋和之璞。而強文之。譬言若彫朽木。而礪鉛刀。飾嫫母。畫土人也。被以五色。斐然成章。及遭行潦流波。則沮矣。夫重懷古道。枕籍詩書。危不能安。亂不能治。邾里逐雞。難亦無黨也。文學曰。非學無以治身。非禮無以輔德。和氏之璞。天下之美寶也。待鑑識之工。而後明。毛嫱天下之姣

人也。待香澤脂粉。而後容。周公天下之至聖人也。待賢師學問。而後通。今齊世庸士之人。不好學問。專以己之愚。而荷負臣任。若無檝舳。濟江海。而遭大風。漂沒於百仞之淵。東流無崖之川。安得沮而止乎。大夫曰。性有剛柔。形有好惡。聖人能因而不能改。孔子外變二三子之服。而不能革其心。故子路解長劍。去危冠。屈節於夫子之門。然攝齊師友。行行爾。鄙心猶存。宰予晝寢。欲損三年之喪。孔子曰。薰土之墻。不可朽也。若由不得其死。然故內無其質。而外學其文。雖有賢師良友。若畫脂鑊冰。費日損功。故良師不能飾戚。

施香澤不能化嫫母也。文學蒙以不潔，鄙夫掩鼻惡人，盛飾可以宗祀上帝，使二人不涉聖人之門，不免為窮夫。安得卿大夫之名？故砥所以致於刃，學所以盡其才也。孔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故事人加則為宗廟器，否則斯養之。豐才干越之，鋌不厲，匹夫賤之。工人施巧，人主服而朝也。夫醜者自以為姣，故飾愚者自以為知，故不學。觀笑在己而不自知，不好用人，自是之過也。

訟賢第二十二

大夫曰：剛者折，柔者卷。故季由以強，梁死，宰我以柔，弱殺，使二子不學，未必不得其死。何者？矜己而伐能，小知而巨收，欲人之從己，不能以己之從人。莫視而自見，莫賈而自貴，此其所以身殺死而終殖醢也。未見其為宗廟器，觀其為世戮也。當此之時，東流亦安之乎？文學曰：騏驎之輓鹽車，垂頭於太行，屠者持刀而睨之，太公之窮困，負販於朝歌也。蓬頭相聚而笑之，當此之時，非無遠筋駮才也。非文王伯樂，莫知之賈也。子路宰我，生不逢伯樂之舉，而遇狂屠，故君子傷之。若由不得其死，然天其祝予矣。孔父累華督之，難不可謂不義，仇牧涉宋萬之禍，不可謂不賢也。大

夫曰。今之學者無太公之能。騏驎之才。有以蜂蠆介
毒而自害也。東海成顯。河東胡建。是也。二子者以術
蒙舉。起卒伍爲縣令。獨非自是。無與合同。引之不來。
推之不往。狂狷不遜。伎害不恭。刻轉公主。侵陵大臣。
知其不可而強行之。欲以干名。所由不軌。果沒其身。
未覩功業所至。而見東觀之殃。身得重罪。不得以壽
終。狡而以爲知。訐而以爲直。不遜以爲勇。其遭難故
亦宜也。文學曰。二公懷精白之心。行忠正之道。直已
以事上。竭力以徇公。奉法推理。不避強禦。不阿所親。
不貴妻子之養。不顧私家之業。然卒不能免於嫉妬
之人。爲衆枉所排也。其所以累不測之刑。而功不遂
也。夫公族不正。則法令不行。股肱不正。則姦邪興起。
趙奢行之平原。范雎行之穰侯。二國治而兩家全。故
君過而臣正。上非而下譏。大臣正。縣令何肯不及諸
已。而行非於人。執政之大失也。夫屈原之沉淵。遭子
柳之譖也。管子得行其道。鮑叔之力也。今不覩鮑叔
之力。而見汨羅之禍。雖欲以壽終。無其能得乎。

導道第二十三

大夫曰。御史。御史未應。謂丞相史曰。文學結髮學語。
服膺不舍。辭若循環。轉若陶鈞。文繁於春華。無効於

抱風飾虛言以亂實道古以害今從之則縣官用廢
虛言不可實而行之不從文學以爲非也衆口囂囂
不可勝聽諸卿都大府曰久矣通先古明當世今將
何從而可矣丞相史進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
正而不譎所由不同俱歸於霸而必隨古不革襲故
不改是文質不變而推車尚在也故或作之或述之
然後法令調於民而器械便於用也孔對三君殊意
晏子相三君異道非苟相反所務之時異也公卿旣
定大業之路逮不竭之本願無顧細故之語牽儒墨
論也文學曰師曠之調五音不失宮商聖王之治世
不離仁義故有改制之名無變通之實上自黃帝下
及三王莫不明德教謹庠序崇仁義立教化此百世
不易之道也殷周因修而昌秦王變法而亡詩云雖
無老成人尚有典刑言法教故沒而存之舉而貫之
貫而行之何更爲哉丞相史曰說西施之美無益於
容道堯舜之德無益於治今文學不言所爲治而言
以治之無功猶不言耕田之方美富人之困倉也夫
欲粟者務時欲治者因世故商君昭然獨見存亡不
可與世俗同者其功而多近也庸人安其故而
愚者果所聞故舟車之治使民三年而後安之商君

之法立然後民信之。孔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權。文學可令扶繩循刻，非所與論道術之外也。文學曰：君子多聞闕疑，述而不作，聖達而謀，小人獻智而事寡。是以功成而不驕，名立而不頓，小人智淺而謀大，羸弱而任重，故中道而廢。蘇秦、商鞅是也。無先王之法，非聖人之道，而因於已，故亡。易曰：小人處盛位，雖高必崩，不盈其道，不恒其德，而能以善終身，未之有也。是以初登于天，後入于地。禹之治水也，民知其利，莫不勸其功；商鞅之立法，民知其害，莫不畏其刑。故夏后功立而王，商鞅法行而亡。商鞅有獨智之慮，世不獨見之證。文學不足與權，當世亦無累費之歎也。

論辨第二十四

丞相史曰：晏子有言，儒者華於言而寡於實，繁於樂而舒於民。久喪以害生，厚葬以傷業，禮煩而難行，道迂而難遵，稱往古而言訾，當世賤所見而貴所聞。此人本狂，以已為執，此類異所以誅黜，而狄山死於匈奴也。處其位而非其朝，生乎世而不其止，終以初學而喪其軀，此獨誰為負其累而蒙其殃乎？文學曰：禮所以防淫，樂所以移風，禮興樂正，則刑罰中，故隄防成而民無水菑，禮義立而民無亂患。故禮義壞，隄防決。

所以治者。未之有也。孔子曰。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故禮之所爲。作非以害生。傷業也。威儀節文。非以亂化。傷俗也。治國謹其禮。危國謹其法。昔秦以武力吞天下。而斯高以妖孽累其禍。廢古術。隳舊禮。專任刑法。而儒墨旣喪。塞士之塗。壅人之口。道諛日進。而上不聞其過。此秦所以失天下而殞社稷也。故聖人爲政。必先誅之。僞巧言以輔非。而傾覆國家也。今子安取亡國之語而來乎。夫公卿處其位。不正其道。而以意阿色。順風疾。小人淺淺。面從而成人之過也。故知言之死。不忍從苟合之徒。是以不免。

於縲紲。悲夫。丞相史曰。檀柘而有鄉。藿葦而有藜。言物類之相從也。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故湯興而伊尹至。不仁者遠矣。未有明君在上。而亂臣在下也。今先帝躬行仁聖之道。以臨海內。招舉俊才。賢良之士。唯仁是用。誅逐亂臣。不避所親。務以求賢。而簡退不肖。猶堯之舉舜。禹之族姪。鯀放驩。兜也。而曰苟合之徒。是則主非而臣阿是也。文學曰。臯陶對舜。在知人。惟帝其難之。洪水之災。堯獨愁悴。而不能治。得舜禹而九州寧。故雖有堯明之君。而無舜禹之佐。則純德不流。春秋刺有君而無臣。先帝之時。良臣未備。故邪

臣得聞堯得舜禹而殛鯀驩誅趙簡子得叔向而盛青肩誑語曰未見君子不知僞臣詩云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我心則降此之謂也丞相史曰堯任鯀驩得舜禹而放殛之以其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人君用之齊民而顏異濟南亭長也先帝舉而加之高位官至上卿狄山起布衣爲漢議臣處舜禹之位執天下之中不能以治而反坐誑上故驩堯之誅加而刑戮至焉賢者受賞而不肖者被刑固其然也文學何恠焉文學曰論者相扶以義相喻以道從善不求勝服義不耻窮若相迷以僞相亂以辭相矜於後息期於苟勝非其貴者也夫蘇秦張儀熒惑諸侯傾覆萬乘使人主失其所持非不辯然亂之道也君子疾鄙夫之不可與事君患其聽從而無所不至也今子不聽正義以輔卿相又從而順之好須臾之說不計其心君子之爲人吏宜受上戮子姑默矣丞相史曰美士之居世也衣服足以勝身食飲足以供親內足於己外不求於人政身修然後可以理家家治然後可以治官故飯藜糲者不可以言孝妻子飢寒者不可以言慈絀者不備者不可以言理居斯世行斯道而有此三累者斯亦足以默矣

孝養第二十五

文學曰善養者不必芻豢也善供服者不必錦繡也
以己之所有盡事其親孝之至也故匹夫勤勞猶足
以順禮歡菽飲水足以致其敬孔子曰今之孝者是
爲能養不敬何以別乎故上孝養志其次養色其次
養體貴禮不貪其養禮順心和養雖不備可也易曰
東隣殺牛不知西隣之禴祭也故富貴而無禮不如
貧賤之孝悌閨門之內盡孝焉閨門之外盡悌焉
朋友之道盡信焉三者孝之至也居家理者非謂積財
也事親孝者非謂鮮肴也亦和顏色承意盡禮義而

已矣丞相史曰八十月耄七十曰耄耄食非肉不飽
衣非帛不暖故孝子曰甘毳以養口輕暖以養體曾
子養曾皙必有酒肉無端紈雖公西赤不能以養爲
容無肴膳雖閔曾不能以養卒禮無虛加故必有其
實然後爲之父子與其禮有餘而養不足寧養有餘
而禮不足夫洗爵以盛水升降而進糲禮雖備然非
其貴者也文學曰周襄王之母非無酒肉也衣食非
不如曾皙也然而被不孝之名以其不能事其父母
也君子重其禮小人貪其養夫嗟來而招之投而與
之乞者由不取也君子苟無其禮雖美不食焉故禮

主人不親饋則客不祭是饋輕而禮重也。丞相史曰：孝莫大以天下。一國養次祿養下以力。故王公人君上也。鄉大夫次也。夫以家人言之。有賢子者當路於世者。高堂邃宇。安車大馬。衣輕暖。食甘毳。無厭者。褐衣皮冠。窮居陋巷。有旦無暮。食蕡糲者。葷茹臙臙。而後見肉。害老親之腹。非唐園唯菜是盛。夫蕡糲乞者所不取。而子以養親。雖欲以禮。非其貴也。文學曰：無其能而竊其位。無其功而有其祿。雖有富貴。由蹶躄之養也。高臺極望。食紫方丈。而不可謂孝。老親之腹。非盜囊也。何故常盛不道之物。夫取非有非職財入。

而患從之。身且死。禍殃安得臙臙。而食肉。曾參閔子無卿相之養。而有孝子之名。周襄王富有天下。而有不能事父母之累。故禮菲而養豐。非孝也。涼困而以養。非孝也。丞相曰：上孝養色。其次安親。其次全身。往者陳餘背漢。斬於涇水。五刑邪逆。而夷三族。近世主父偃行不軌。而誅滅。呂步舒弄口。而見戮。行身不謹。誅及無罪之親。由此觀之。虛禮無益於己也。文實配行。禮養俱施。然後可以言孝。孝在於質實。不在於飾貌。全身在於謹慎。不在於馳語也。文學曰：言而不誠。期而不信。臨難不勇。事君不忠。不孝之大者也。孟子

曰。今之士。今之大夫。皆罪人也。皆違其意以順其惡。今子不忠不信。巧言以亂政。導諛以求合。若此者。不容於世。春秋曰。士守一不移。循理不外。援共其職。而巳。故卑位而言高者。罪也。言不及而言者。傲也。有詔公卿與斯議而空戰口也。

刺議第二十六

丞相史曰。山林不讓椒桂以成其崇。君子不辭負薪之言以廣其名。故多見者博。多聞者知。距諫者塞。專已者孤。故謀及下者無失策。舉及衆者無頓功。詩云。詢于芻蕘。故布衣皆得風議。何況公卿之史乎。春秋

士不載文而書。咄者以爲宰士也。孔子曰。雖不吾以。吾其與聞諸侯。僕雖不敏。亦當傾耳下風。攝齊。勿指受業。徑於君子之塗矣。使文學言之。而是僕之言。有何害。使文學言之。而非。雖微丞相史。孰不非也。文學曰。以正輔人。謂之忠。以邪導人。謂之佞。夫怫過納善者。君之忠臣。大夫之直士也。孔子曰。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今子處宰士之列。無忠正之心。枉不能正。邪不能匡。順流以容身。從風以說上。上所言則苟聽。上所行則曲從。若影之隨形。響之於聲。終無所是非。衣儒衣。冠儒冠。而不能行其道。非其儒也。

譬若土龍文章首目具而非龍也。尊歷似菜而味殊。玉石相似而異類。子非孔氏執經守道之儒。乃公卿面從之儒。非吾徒也。冉有爲季氏宰而附益之。孔子曰。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故輔桀者不爲智。爲桀斂者不爲仁。丞相史默然不對。

利議第二十七

大夫曰。作世明主。憂勞萬人。思念北邊之未安。故使使者舉賢良文學高第。詳延有道之士。將欲觀殊議。異策。虛心傾耳以聽。庶幾云得。諸生無能出奇計。遠圖匈奴安邊境之策。明松竹守空言。不知趨舍之宜。

時世之變。議論無所依。如滕養而搔背。辯訟公門之下。訕訕不可勝聽。如品卽口以成事。此豈明主所欲聞哉。文學曰。諸生對冊殊路同歸。指在於崇禮義。退財利。復往古之道。匡當世之失。莫不云太平雖未盡可。實用宜畧有可行者焉。執事闇於明禮。而喻於利末。沮事惰議。計慮籌策。以故至今未決。非儒無成事。公卿欲成也。大夫曰。色厲而內荏。亂真者也。文表而柔裏。亂實也。文學。東衣博帶。竊周公之服。鞠躬跋蹻。竊仲尼之容。議論稱誦。竊商賜之辭。刺譏言治。過管晏之才。心卑鄙相。志小萬乘。及授之政。昏亂不治。故

以言舉人。若以毛相馬。此其所以多不稱舉。詔策曰。朕嘉宇內之士。故詳延四方豪俊。文學博習之士。趨遷官祿。言者不必有德。何者。言之易而行之難。有舍其車而識其牛。貴其不言而多成事也。吳錡以其舌自破。主父偃以其舌自殺。鷓鴣夜鳴。無益於明。主父鳴鷓。無益於死。非有司欲成利。文學桎梏於舊術。牽於聞言者也。文學曰。能言之。能行之者。湯武也。能言不能行者。有司也。文學竊周公之服。有司竊周公之位。文學桎梏於舊術。有司桎梏於財利。主父偃以其舌自殺。有司以利自困。夫驥之才千里。非造父不能使。

禹之知萬人。非舜爲相。不能用。故季相子聽政。柳下惠忽然不見。孔子爲司寇。然後惇熾。驥舉之在伯樂。其功在造父。造父攝轡。馬無駑良。皆可取道。周公之時。士無賢不肖。皆可與言。至治。故御之良者。善調馬。相之賢者。善使士。今舉異才。而使穢駟御之。是猶梳驥鹽車。而使責之疾。此賢良文學。多不稱舉也。大夫曰。嘻。諸生闢葺無行。多言而不用。情貌不相副。若穿踰之盜。自古而患之。是孔丘斥逐於魯君。曾不用於世也。何者。以其首攝多端。迂時而不要也。故秦王燔去其術。而不行。坑之謂中。而不用。乃安得鼓口舌。申

顏眉預前論議是非國家之事也

國病第二十八

文學曰國有賢士而不用非士之過有國者之耻孔子大聖也諸侯莫能用當小位於魯三月不令而行不禁而止沛若時雨之灌萬物莫不興起也况乎位天下之本朝而施聖主之德音教澤乎今公卿處尊位執天下之要十有餘年功德不施於天下而勤勞於百姓百姓貧陋困窮而私家累萬金此君子所耻而伐檀所刺也昔者商鞅相秦後禮讓先貪鄙尚首功務進取無德存於民而嚴刑罰於國俗日壞而民

滋怨故惠王烹蒞其身以謝天下當此之時亦不能論事矣今執政患儒貧賤而多言亦憂執事富貴而多患也大夫視文學悒悒而不言也丞相史曰夫辯國家之政事論執政之得失何不徐徐道理相喻何至切切如此乎大夫難罷鹽鐵者非有利也憂國家之用邊境之費也諸生閭閻爭鹽鐵亦非爲已也欲反之於古而輔成仁義也二者各有所宗時世異務又安可堅任古術而非今之理也且去小雅非人必有以易之諸生莫有能安集國中懷戚之來遠方使邊境無寇虜之災租稅盡爲諸生除之何況鹽鐵均

家語亦有此辭南宗本
作良藥北宗本作藥酒
及讀此益證北宗之善

輸乎。所以貴術儒者。貴其處謙推讓。以道盡人命。辯
訟愕愕然。無赤賜之辭。而見鄙倍之色。非所聞也。大
夫言過而諸生亦如之。諸生不直。謝大夫耳。賢良文
學皆離席曰。鄙人固陋。希涉大庭。狂言多不稱。以逆
執事。夫藥酒苦於口。利於病。忠言逆於耳。而利於行。
故愕愕者福也。譏譏者賤也。林中多疾風。富貴多諛
言。萬里之朝。日聞唯唯。而後聞諸生之愕愕。此乃公
卿之良藥。鍼石。大夫色少寬。而文學而蘇也。賢良曰。
窮巷多曲辯。而寡見者難喻。文學守死。溟滓之語。而
終不移。夫往古之事。昔有之語。已可觀矣。今以近世

觀之。自以目有所見。耳有所聞。世殊而事異。文景之
際。建元之始。民朴而婦本。吏廉而自重。殷殷屯屯。人
衍而家富。今政非改而教非易也。何世之彌薄而俗
之滋衰也。吏即少廉。民即寡耻。刑非誅惡。而姦猶不
止。世人有言。鄙儒不如都士。文學皆出山東。希涉太
論。子大夫論京師之日久。顧分明政治失之。事故所
以然者也。賢良曰。夫山東天下之腹心。賢士之戰場
也。高皇帝龍飛鳳舉於宋楚之間。山東子弟蕭曹樊
鄴。滕灌之屬。為輔。雖即異世。亦既闕天太顛而已。禹
出西羗。文王生北夷。然聖德高世。有萬人之才。負迭

羣之任。出入都市。一旦不知返數。然後終於廝役而已。僕雖不生。長京師才。駕下愚。不足以大議竊。所以聞問里長老之言。往者常民衣服溫暖而不靡。器質朴牢而致用。衣足以蔽體。器足以便事。馬足以易步。車足以自載。酒足以合歡。而不湛。樂足以理心。而不淫。入無宴樂之聞。出無佚游之觀。行即負羸。止作鋤。耜用約而財饒。本修而民富。送死哀而不華。養生適而不奢。大臣正而無欲。執政寬而不苛。故黎民寧其性。百吏保其官。建元始崇文修德。天下又安。其後邪臣各以伎藝虧亂。至治外障山海。內興諸利。楊可勝

告緡。江充禁服。張大夫革令。杜周治獄。罰贖科適。微細並行。不可勝載。夏蘭之屬。妄搏王溫舒之徒。妄殺殘吏。崩起擾亂。良民當此之時。百姓不保其首領。豪富莫必其族姓。聖主覺焉。乃刑戮充等。誅滅殘賊。以殺死罪之怨。塞天下之責。然居民肆然復安。然其禍累世不復。瘡痍至今未息。故百官尚有殘賊之政。而強宰尚有強奪之心。大臣擅權而斷擊。豪猾多黨而侵陵。富貴奢侈。貧賤篡殺。女工難成而易弊。車器難就而易敗。車不累基。器不終歲。一車千石。一衣十鍾。常民文杯畫素。机席緝。蹈婢妾衣。紉履絲。匹庶糲飯。

肉食里有俗黨有場康莊馳逐窮巷踰鞠秉耒抱挿
躬耕身織者寡娶娶欲從容傳白黛青者衆無而爲
有貧而強夸文表無裏紉跨桌裝生不養死厚送葬
死殫家遣女滿車富者欲過貧者欲及富者空減貧
者稱貸是以民年急而歲促貧卽寡耻乏卽少廉此
所以刑非誅惡而茲猶不止也故國有嚴不急之徵
卽生前不足疾矣

鹽鐵論卷第五

二十日蕭亞未無恒平日十宮製書至燈下讀此卷